

党员家庭的仪式感

王国梁



式才行。所以，父亲用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来过七一。

父亲回忆：“入党那天，宣读入党誓词的时候，真是激动啊，我的心‘砰砰’跳！我写了好几次入党申请书，这次终于如愿……”父亲一定是心潮澎湃，他脸上那种神圣庄严而又无比激动的表情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入党的时刻太难忘了，父亲重温那样的时刻，也牢记了入党誓词。

父亲是我们大家庭的灵魂，记得那时他最引以为傲的是家里挂着的“党员之家”的牌子，那块红色的牌子就像一枚勋章一样，熠熠生辉。那时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是：“我是党员，咱家凡事都得表现得积极一点。”

多年来，父亲坚持每年七一重温入党誓词，有时还会宣读党章。我也渐渐习惯了用这种方式过党的生日。对父亲来说，这样的仪式感，会提醒他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，这是一份荣誉，也是一份责任。这种仪式感对我也是有深远影响的，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强化了作为一名党员的神圣和光荣，让我觉得入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入党了，当时父亲兴奋极了，就

像当初我考上大学一样。父亲认为，入党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，他不止一次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好样的！入党了，多值得高兴的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工作方面积极主动，脏活、累活抢着做。”

家里又多了名党员，父亲更觉得“党员之家”名副其实了。村里有选举之类重要的事，或者家里有大事，父亲都要召开“家庭会议”，很有仪式感。每次家庭会议，父亲都会说：“党员要先发言表态。”所以我们的家庭会议，颇有些郑重的色彩，父亲是老党员，我是新党员，我们俩发言，其他人都会认真听。母亲经常说：“你们是党员嘛，觉悟高，听你们的。”妹妹羡慕地望着我说：“哥，我啥时候也能入党啊？”在家人看来，党员的话当然是最让人信服的。

那年，我获得第一个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证书，父亲把证书摆在显眼的位置。家里人来了，他常常要有意无意提醒人家看一下。人家夸我：“优秀共产党员呀，真了不起！”父亲便立即眉开眼笑。

如今，我们这个党员家庭，依旧保留很多仪式感。比如七一党的生日一定要重温入党誓词；有事情召开家庭会议，一定要尊重党员的意见；村里重要的事情都会举行党员代表大会进行商讨，父亲作为一名党员代表，每次都积极参与，建言献策，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，如此等等。父亲和我用这样的形式，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。我们始终保持着党员的使命感和敬畏感，也会因此更加努力，更有担当，更讲奉献。

蓝蓝的火苗

里奇

每当我走进厨房，看到崭新的煤气灶、电磁灶、微波炉、电饭锅一应俱全，在平滑如镜的灶台上一字排开，吸油烟机悬挂在整洁的灶台上，心里十分舒坦，“现代生活崇尚完美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做饭烧菜时，看着蓝蓝的火苗，感叹现在生活的方便和舒适，又难免勾起我怀旧的情怀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。

我在太原北郊一个工厂的职工家属区度过童年，参加工作后又在厂里的子弟学校教了十年书。那里是我至今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燃料放在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首位。“料炭”是当时工人家庭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种炉灰中未燃尽的残渣，我们称它为“料炭”，也有叫“蓝炭”，外省人称其为“煤核”或“煤渣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许多家庭的燃料以拣来的料炭为主，有时候也买点煤，烧煤泥，或者打些煤糕作为补充，特别是在冬天。担水、劈柴、拾煤渣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从六七岁就开始拣料炭，哪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经历？

厂里的锅炉房倒炉灰的地方就在家属区附近，几十年堆积的废渣成了一座山，人们称它为“料炭坡”。每天早晨女人们带着孩子去拾料炭，然后才回来做饭，打发丈夫上班、孩子上学。料炭坡是战场，当铁轨上隆隆的四轮铁斗车刚刚停住，大人小孩就围成个半圆，哗地一声炉灰倾泻而下，呼地一下人群一拥而上。雾气腾腾，你争我抢，狮子围捕水牛一般，好一场搏杀。别看了拣料炭，干这活儿也有些诀窍。行家里手用的是铁丝捻的小耙子，人头攒动，耙子飞舞，手疾眼快，大块的料炭直往箩头里跳，摘桃子似的。当地人称双柄的箩筐为箩头。寒冬腊月，早上五、六点还是一片漆黑，拣料炭全凭直觉，手一摸就知道哪块是料炭、哪块是“瓷猴”——也就是烧成结块的炉灰。刚刚入门的新手不大会用小耙子，多用尖头的“泥匙子”，一种用来铲泥土的小铲子。虽然他们也有所收获，但小块的多，大块

的少，好像拾了一箩头的黑炭。

料炭坡是孩子们的伊甸园。夏日的清晨，这里要比家里清爽得多——工人家庭住的房子又矮又破，大人、小孩横七竖八躺了一炕头。太阳刚刚升起，照耀着灰蓝色的料炭坡，金色的阳光也落在我们沾着煤灰的小脸上，只只箩头满满当当，人人喜气洋洋。冬天的早

晨，一片漆黑，电线杆上的灯泡发出昏暗的灯光。在朦胧中，晃动着拣料炭的人影。热气腾腾的炉灰盖住了脚面，比热被窝都要暖和。那热气从脚板开始传递，暖遍了全身，从每个毛孔散发出来。拣料炭的孩子们大多穿着父亲的旧雨鞋，有的还是高腰的。家长们担心这些“料炭猴”的脚板被瓷猴划着，被炉灰烫着，再三叮嘱一定要把鞋穿好。但总有调皮的“猴儿”不喜欢穿鞋，特别是在夏天，赤脚从坡上往下滑。粗糙的炉灰蹭着长满厚茧的脚板，挠着脚心，痒痒得实在舒服，掏耳朵似的。

这料炭可是上等的燃料。它经过火的洗礼，再回到小炉膛里就会发出淡蓝色的火苗，烧起来没有煤烟，不像煤那么呛。许多人家不仅用它在厨房里烧火做饭，而且在冬天用它生“地火”——那种与火炕相通的低矮土灶。居家过日子以勤俭为本，为了省燃料，多数人家冬天生地火，既做饭又取暖，只是在过春节前后，一劈火做不过菜来，才在厨房另起一台炉灶。冬天的夜晚，一家老小围着地火，有的坐在炕沿上，有的坐在小板凳上，家长里短地叨唠着。玉米糊糊咕嘟咕嘟地煮着，谷物的香味从锅盖的缝隙中偷偷地溜了出来，雾气中洋溢人们的欢声笑语。不知哪个孩子眼尖，一声惊叫“锅溢咧”，大人们一阵手忙脚乱，天堂里的笑声才戛然而止。

地火里的料炭，冒着蓝蓝的火苗，点燃了全家人的欢乐。

这料炭虽然有千般好，但也难免有缺陷，那就是容易“塌火”。当料炭燃成灰的时候，往往从炉架的空隙中倾泻而下，如果此时正在煮饭，那可苦坏了家庭主妇：那红面剔尖正煮在锅里，火焰上不来，一锅面煮成一糊片，可真是“老婆要吃莲花面，偏偏煮成了糊糊汤”。

那些都是陈年往事了。2年前我故地重游，寻找早年生活的痕迹。然而一排排低矮的排房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的高层公寓楼。新的社区即将竣工，地面上沟壑纵横，工人们正在铺设各种管道，一派繁忙景象。我转了几个圈，始终找不到我曾经熟悉的场景。突然间，在围墙的一个角落，发现了一座战争年代遗留的碉堡。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在那里常玩“藏猫猫”。它像一位年迈的长者，正述说着战争的残酷，告诫人们应当珍视和平时代的幸福生活。

女儿追梦

李东花

早上，我打开手机，看见女儿更新了朋友圈：“盛夏莅临，栀子飘香，又是一年毕业季。好想重回大学校园，听一听导师的教诲，摸一摸试验田的稻穗，抱一抱住在我下铺的川妹子！”

我看看女儿的文字，感念颇多！犹记那个桂花飘香的秋天，我和爱人千里迢迢送女儿去南方的一所农业大学报到。我那不涉世事的丫头，当时还穿着机器猫短袖，看到学校图书馆前的那块稻田，傻傻地喊：“妈，看呢，我们学校种的稻米！”尔后，又拉着我在学校的大门口合影，青涩的脸庞满是欣喜和憧憬。

大一暑假，女儿回来时，黑了也瘦了，也长高了。原本在家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孩子，跟着老师走进了实验田，握起了锄头松土锄草，采集数据。“禾下乘凉梦，丹心映青田”。春来秋往，女儿在校园里学习、成长、蜕变，她进步的速度，总让我们惊讶。大一英语考过了六级，大二当选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，大三她设计的院徽获一等奖，大四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，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，继续深造，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我们家的第三代党员。

3年前，我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，赶赴参加女儿的毕业授学位典礼，见证女儿生命里美好幸福的时刻。我举起相机，拍下导师给女儿拨帽穗时，她微微低头浅笑盈盈的样子，她双手接过学位证书时神采飞扬的样子，她扬着学位证书看向镜头时调皮的样子。

典礼仪式上，女儿牵着我的手，漫步校园。一条条红色的横幅，写满了祝福，扮靓即将离别的校园。我们走过静静的教室，走过安静的图书馆，走过热闹的操场，走过喧闹的食堂，走过阳光斑驳的树影。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……”歌声深情温暖，如蝴蝶扇动翅膀，在校园内轻旋。

那天，女儿告诉我，她投出的求职简历有回应了，三家公司抛出橄榄枝，给出的条件都不错。她思虑再三，决定回到家乡工作。她在述职报告上写道：“远行求学七载，从稚嫩的少年，蜕变为成熟青年，具备有生物技术和风景园林背景的我，有意接受新的挑战，作为一名党员，立志要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！”

山水不负赤子心，青春筑梦正当时。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。女儿在我们省城的一家企业就职后，踏实工作，积极进取，她做的方案，多次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。最终她的外婆，总是宠溺地说：“我的宝贝儿，长大了！”

女儿打来的电话，唤回我的思绪：“妈，我公司又接到一个大项目，挺具有挑战性的，我又要有一段日子忙碌碌！”

“浩渺行无极，扬帆但信风”。我心里默默祝福女儿，也祝福那些如同她当年一样将要离开校园的学子们：愿心中那颗梦想的种子，在汗水的浇灌下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出丰硕的果实……

夏天热得人烦躁，山间的蝉儿一直叫。好在山间还有一山的绿树，在阳光下流光溢彩。那么大的山，装着一山的安静，要是没有这单调的“知了知了”的蝉叫，树寂寞，人也寂寞。这么一想，再静心听蝉叫，就觉得蝉儿叫得有理由，叫得还真的是山间单纯且绵长的一首诗歌谣。

有时，我也想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：“这么叫，它们不累吗？”“它们吃什么东西？”“它们住在哪里？”“爷爷一回答我：“蝉儿唱歌像我抽叶子烟一样，是它的嗜好。”“它什么也不吃，就吃树叶上的露水。”“树上住两个月，就死去。”

“只活两个月？”我非常疑惑。

“虽然只活两个月，可这家伙还一天到晚唱个不停。”爷爷说。

“它一生就做一件事——唱歌，不寂寞吗？”

“你看它哪有寂寞，它顾不上寂寞呢。也许，它一生就趴在一棵树上呢。”爷爷停了停，又说：“这家伙在地下时间可长了。”

“多长？”我问爷爷。

“整整四年。”爷爷接着说：“地下四年，它也只干一件事，修地窖。”

我缠着爷爷：“哪儿找个蝉儿的地窖看看。”

爷爷带我到一棵矮树丛下，指了指树根下的几个大拇指大小的洞说：“这就是蝉的地窖。”我蹲下身，圆溜溜的洞口一点土都没有。顺着洞口用木棒撬开，四五十厘米深的地窖周围墙上全涂上一层灰泥。我问爷爷：“挖地窖的土哪里去了呢？”

爷爷摸了摸花白的胡须，笑着说：“蝉吃了吧。或者是蝉把挖掉的松土全涂在地窖的墙上了。”后来，看了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才知道蝉身子藏有一种极粘的液体，用这液体来做灰泥的。掘土的时候，将汁液喷洒在泥土上，使泥土成为泥浆，于是墙壁就更加固。幼虫再用它肥重的身体压上去，将烂泥挤进干土的罅隙。我惊叹：“这蝉儿建的地窖简直就是一座光滑的宫殿！”

爷爷说：“这洞里的家伙肉嘟嘟的，可好吃了。”太阳落山的时候，爷爷带我来到屋后的小树林里。蝉儿聪明，没爬出的洞口，都用薄薄一层泥土遮掩着，只露草茎那么大小的洞口。几次惊雷在大地上滚落，洞里的蝉儿便爬到洞口试探地面的温度，温度还低的时候，蝉儿就撬开洞口的泥土钻出来。温度还低的话，它又会返回洞底耐心等待。想象一下，就觉得蝉儿可爱，“匡啷”击碎天花板，爬出洞口，再伸个懒腰。或者“嗖”一下滚落到洞底，蜷缩着身子。

蛻在矮枝条、花枝、草叶上的蝉壳，爷爷说：“蝉壳是一味中药。”

“治什么病呢？”我问。

“可多了，治咽喉痛、治音哑、治惊风抽搐。”

“这蝉壳的颜色跟炸黄的颜色差不多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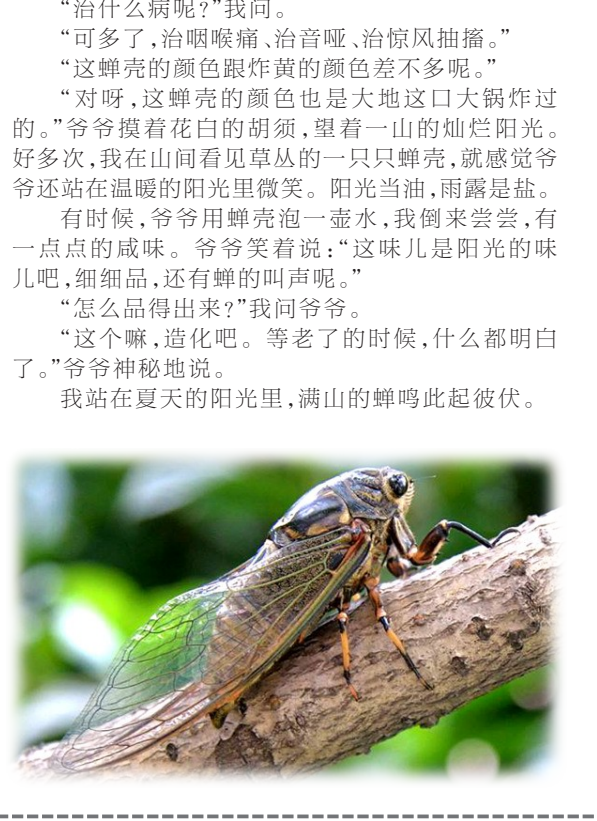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呀，这蝉壳的颜色也是大地这口大锅炸过的。”爷爷摸着花白的胡须，望着一山的灿烂阳光。好多次，我在山间看见草丛中的一只只蝉壳，就感觉爷爷还站在温暖的阳光里微笑。阳光当油，雨露是盐。

有时候，爷爷用蝉壳泡一壶水，我倒来尝尝，有一点点的咸味。爷爷笑着说：“这味儿是阳光的味儿吧，细细品，还有蝉的叫声呢。”

“怎么品得出来？”我问爷爷。

“这个嘛，造化吧。等老了的时候，什么都明白了。”爷爷神秘地说。

我站在夏天的阳光里，满山的蝉鸣此起彼伏。



满山蝉鸣

李汀

重塑认知

董易

在心理学上，有一个“管窥效应”：指的是当一个人的眼睛只能通过一根管子看东西，他就只能看到管子里面的东西。这根管子就是人的认知，认知水平有多高，就能看到多宽阔的世界。

人在有限的认知里，只会固步自封，即使拼尽全力也不过是原地打转。想要寻求突破，就必须不断重塑认知。

看过一个故事：有两兄弟从德国移民到美国谋生。他们在纽约打拼一段时间后，生活还是十分艰难，兄弟俩就商量出路。哥哥因很擅长做德国酸菜，便提议说：“我们外乡人在纽约这么一个大都市，太难找到好工作了。不如去加利福尼亚吧，在那里可以种菜，继续做酸菜。”而弟弟没有技能傍身，深知自己到哪儿都很难，索性一咬牙决定留在纽约。于是，哥哥在加利福尼亚的乡村，买了一片很廉价的土地种卷心菜，然后再腌制酸菜。弟弟则在纽约白天打工谋生，晚上看书学习，后来顺利考入大学，学习地质学和冶金学。

4年后，弟弟大学毕业，前往加利福尼亚看望哥哥。哥哥问弟弟：“你现在手里都拥有什么呀？”弟弟答道：“我除了文凭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”哥哥接着说：“你还是应该跟我老实实在地地干活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菜地。”来到菜地，弟弟只看了一眼卷心菜，便仔细研究起菜地里的土。弟弟把土放进盛满水的脸盆里，发现底部沉淀了一些金灿灿的金属细末。弟弟惊讶地对哥哥说：“哥哥，你知道吗，你这是一座金矿上种卷心菜！”

认知不同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同。一个人只有不断提升自我，才能看清不曾了解的、斩获不曾拥有的。

入党心路

王阿丽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有一些记忆始终是刻骨铭心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入党的情景，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潮澎湃。

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15年，党支部书记找到我，对我说：“王班长，你工作积极负责，也多次表示要向党组织靠拢，那就提交入党申请书吧！”我犹豫着：“我？可以吗？”“结合你长期的工作表现，我们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，你认真考虑一下，关键是你思想上有入党的动机，再加强学习党的知识，你一定可以的！”

党，自我记事起，就深植心中。那时候，观看战争题材的电影，常会看到英雄人物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场景。当校长的父亲是一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一名党员，必须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，凡事多为老前辈着想。”我早就渴望着有一天，能像父亲一样成为共产党员。

我一直觉得，虽然我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但尚未符合入党条件，总觉得自己做不够好，距党员标准还相差甚远，这也是我迟迟不敢写入党申请书的原因。

回家后，我把这个顾虑告诉父亲，父亲开导我：“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能发现自己的缺点是好事。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，干任何事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你得从思想根源上找原因，是你那根入党的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没有同步拧紧！”父亲从书柜中抽出一个红本本说：“我给你讲讲什么是党员吧！”我入神地听着父亲的讲解。讲完后，父亲把这个红本本交到我手中：“有空时，你就多读读《党章》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认真学习《党章》，并做了许多笔记，我的思想和行动逐步向党组织靠拢。恰在此时，公司举办了一场“老有所为”事迹报告会，作报告的是我们单位的一名老党员，他从炮火硝烟中走来，至今保持着当年的赤子情怀，一生清廉、两袖清风；他已90岁高龄仍不愿赋闲在家，而是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、甘守清贫、热心公益、扶贫济困的良好作风，用爱心和奉献诠释着生命的意义；离休29年来，他省吃俭用，向社会累计捐款达10多万元，受到广泛赞誉。

老党员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，我，忠诚企业、矢志不渝是他的坚定信念，感恩社会是他一贯坚持的为人准则，老有所为是他始终如一的不懈追求。“我要向党组织靠拢！向老党员学习！”来自心底的呐喊，使我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……

在思想上向党组织靠拢的同时，我更是在行动上向党组织靠近，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活动。公司抽调员工参加上级单位的技能比武，我主动请缨参赛，和同事一起勤学苦练，最后勇夺团体第一名；业务办公系统升级，作为班长的我，带领班员做好仿真系统演练，系统无缝对接后，我们负责的数据未出现一例差错；资助贫困孩子上学、去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，总少不了我和同事们的身影；灯下阅读《党章》和政治学习材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……

一年后，当我和六位新党员共同庄严宣誓时，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”这个信念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，共产主义信仰犹如灯塔，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，时刻催人奋进！